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三十七回 守備無能軍前出醜 欽差有術馬上立功

卻說西戎主帥伍須豐，列開陣勢，左有大孟洋，右有小孟洋，三十萬兵，旌旗密布，器械森嚴。李成父子未到陣前，驚慌無措，幾乎墜於馬下，槍刀早已落下塵埃。伍須豐一馬飛出，大喝道：“宋將何名，為何如此驚懼，莫非不是狄青麼？本帥金鞭之下，不死無名之將，快些通下名來，好送你的狗命。”金鞭高舉，嚇得父子二人伏倒馬鞍之上，叩首不已，連連哀求道：“伍大元帥，我名李成，現為守備微員，原無計謀力量，無奈勉強臨陣，望元帥饒吾一命，永沾大恩。”伍須豐聽了，不覺發笑道：“楊宗保氣數已絕，打發這樣東西出陣，也罷，饒你狗命！”李成道：“多謝伍元帥。”伍須豐又喝道：“馬上倒伏的，要死還要活！”李成道：“懇乞元帥切勿動手，對吾開恩，吾名李岱，是五雲汛的千總官兒，從來不會相爭相殺的。”伍須豐道：“你既不會上陣交鋒，到來陣中何故？”李岱道：“伍元帥，此是奉楊元帥所差，只因軍令難違，無奈出陣，只求元帥開恩，留吾蟻命。”伏在馬鞍，叩頭不已。伍須豐道：“果然不濟，又是個沒用的東西！楊宗保這般倒運，只打發此等廢物來何用？本帥金鞭之下，只打有名上將，今日取了你小卒性命，豈不污了我的金鞭，饒你去吧！”李岱道：“謝元帥大恩。”父子得命，暗暗心喜，焦廷貴一見，怒氣衝衝，大喝道：“兩個狗官，為何如此畏死貪生，倒滅了我元帥之威。”李氏父子也不回話，只轉身而回。焦廷貴只恐二人逃走，上前一手撈了一人，拿翻下馬，交付與孟定國收管，復又帶兵一萬出關。這邊伍須豐帶領眾將兵，正待衝殺進關，早有焦廷貴率兵湧出，狄爺又帶領二萬鐵甲軍，金刀耀日，一齊飛出攔阻。狄爺高聲大喝道：“反賊奴，你是何人？且通報姓名來。”伍須豐道：“吾乃西夏國趙王駕下，滅宋元帥伍須豐是也！你這無名小卒，可是狄青麼，且報上名來，好送你歸陰。”狄青喝道：“反賊奴，既知本官名望，還不倒戈投降，獻上首級，且看刀！”言未了，金刀砍去，伍須豐一閃，金鞭復又打來，狄爺還刀急架，攔腰復斬。二員虎將，大戰沙場，西夏兵刀斧交加，宋將喝令數萬雄師奮勇齊上，西兵勢倒，各自退後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甚多。且說狄青與伍須豐連人馬相比，狄青還短四尺，交鋒時，伍須豐低頭，狄青仰面，所以金刀發動，只好在腰膊左右。伍須豐的力量強猛，狄青不過以刀法抵擋，衝鋒十餘合，覺得抵擋不住，只得一馬退後半箭，取出人面金牌戴上，念聲無量壽佛，只聽得半空中雷聲鳴響，金光一閃，伍須豐一馬正在追去，忽然金鞭跌地，目定口呆，直僵僵的跌下馬來，八竅流紅，只為他多生一目，故是八竅流血。焦廷貴一旁看見，早已飛步搶來，將他砍為兩段。大小孟洋，怒氣塞胸，一持大斧，一提長槍，大喝一聲，飛馬奔來。狄青法寶尚未收回，連念無量壽佛，金光閃閃，雷聲大起，二番將翻身跌下塵埃，七竅流血。焦廷貴復割下首級二顆，共為一束。笑道：“果是妙妙仙戲！”那三十萬番兵，見主將已死，嚇得四散奔逃，卻被宋兵奮勇追殺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只逃走脫了數萬殘兵，跑回八卦山，與在山的數萬兵卒同回西羌而去。

這裏狄青收法寶，焦廷貴大悅，拿了三顆首級，拋擲空中又接回，大呼：“狄王親好戲法也。”狄青意欲帶兵殺上大狼山，剿除番營，因天色已晚，只得收兵回關。楊元帥喜氣洋洋，與範禮部、楊老將軍齊步出關。迎接進去。四人見禮，坐了帥堂，狄青刀馬自有小兵牽抬去了。元帥道：“狄王親如此英年神武，今復盡除了敵寇，立此大功，本帥有何顏面執此兵權，居此重位？當即告歸，托付王親。”狄青道：“小將那裏敢當，元帥重言謬獎了。”焦廷貴提了三個人頭叫道：“元帥，好一段戲文！殺了三名番將，真是仙戲。”元帥喝道：“匹夫，休得戲言。”吩咐拿出轅門號令。

且說狄青到關已有兩天，緣何張忠、李義與三千軍馬並不提及，原來昨天狄青性命尚且不保，故未對元帥說明，他一到了，即交歸關內大營，張、李二人守候狄欽差回旨，故略按下。當日元帥又道：“狄王親立此大功，實為可敬。”狄青道：“小將罪重如山，還望元帥大度包容，小將即感恩不盡了。”元帥吩咐排宴慶功，並犒賞大小三軍眾將，令沈達將被殺賊兵屍首，覓地掩埋，未死的馬匹及器械一一收管。又將眾將功勞，一一紀錄畢，另行升賞。又傳孟定國道：“李成、李岱何在？”孟將軍稟道：“小將收管在此。”元帥吩咐即速帶來，孟將軍領命，即拘李成父子至帥堂，雙雙跪在塵埃，父子二人齊呼道：“元帥，卑職是有功之人，如今不望榮華，只求元帥開恩復職，父子便深沾大恩了。”元帥大怒，拍案罵道：“喪心毒賊！只為貪圖富貴，便忍心傷人，如此心毒意狠，真乃畜類不如。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這功勞實乃卑職父子的。”焦廷貴喝道：“萬死的狗三八！差你出敵伍須豐，為什麼一見番將，叩頭不已，辱沒了元帥的威名，可惡的狗官！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卑職原已說過，並不會出征相殺的。”

當下元帥喝令，將李成父子捆綁起來，推出轅門梟首，正了軍法。父子二人求元帥開恩，休要屈抹父子功勞，元帥喝道：“死在目前，還要強辯冒功麼？”捆綁手將父子二人，剝去衣服帽子，刀斧手提起大刀，推出轅門，一聲砲響，兩顆人頭落地，高掛轅門上號令，屍骸拋棄於荒野之外。李成衙中守門兵王龍，上日急趕至三關，不分日夜，在附近打聽，方知楊元帥將父子二人一同正法。他即日如飛趕回，次日方到衙中，進內報知沈氏奶奶，沈氏聞得此言，魂飛魄散，痛哭淒淒，咬牙切齒，深恨楊宗保，發誓道：“若不雪冤，不算我手段。”即日將父子的屍骸暗暗收埋，又收拾好細軟物件，帶了二名女僕，與王龍徑回東京，與哥哥西臺禦史沈國清商量報仇，又是一番重大波瀾，也且慢表。

卻說楊元帥是日大設筵席，慶賀大功，犒賞眾將士兵丁。心愛小英雄，歡敘閒言談論國家政務，狄爺對答如流，範爺、楊將軍也是大悅。四人你言我論，甚覺投機。元帥又道：“失去征衣，如何上本奏明聖上？”狄青道：“元帥，今日西夏賊兵雖退，但大狼山餘寇未盡，且待明天，小將領兵前往，借著元帥虎威，或能盡除餘寇，奪回征衣，也未可知。望祈元帥本上週全些小將之罪，便深感元帥用情之德了。”元帥道：“如若奪得回征衣，免了眾兵丁寒苦，本帥即行上本奏知聖上，抹去過失，只將狄王親大功陳奏，請旨薦你執掌印令兵符，守保此關，本帥可以告退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元帥休出此言，小將乃初仕王家的晚輩，全無才德，怎敢當此萬鈞重任？況有誤失軍衣重罪，只可將功消罪，元帥過獎，反使小將赧顏。”元帥道：“王親少年具此英略，本帥足以放心，重托邊疆重任。我領守此關，已將三十載，軍務太煩，自思年邁，反不如英年精銳。如今交此任於王親，我回京可奉年老萱親，年高祖母，安度春秋，以終天年。”範、楊二人道：“元帥主意已定，王親休得推辭，有此大功為帥，何言赧顏？”言談已畢，各歸營帳。

次日，元帥呼狄王親道：“如今仍勞你往大狼山剿除餘寇，奪回征衣，待本帥備本回朝。”狄青道：“元帥，小將如今有事稟明了。”元帥道：“王親有何酌量？”狄青道：“小將有結義兄弟張忠、李義二將帶領三乾士兵，現在關外。他們本領不弱於小將，令他二人帶兵往大狼山，自然奪取征衣而回。”元帥道：“王親既有二將隨來，何不早說？”狄爺道：“昨天小將性命幾乎不保，那有心緒及此二人？”元帥聽了道：“昨日錯罪王親，休得見怪。”言罷，拔令向焦廷貴道：“本帥著你出關，速傳張、李二將，到本帥營中領兵二萬，前往征剿大狼山餘寇，奪回前失征衣，不得有違。”焦廷貴得令而出，傳知關外兩弟兄，張忠、李義領了二萬雄兵，提了刀槍，殺氣衝衝而去。

且說大狼山牛健、牛剛兄弟二人，聞知伍須豐已死，嚇得驚慌不定，皆因一時之錯，貪了些少金珠，誤受孫雲之托，劫掠征衣，思害狄欽差，豈知奔投至此，眾賊兵盡行消亡。牛健道：“諒他們必來討取征衣，倘他領兵剿除，我輩焉能抵敵？”牛剛聞言冷笑道：“哥哥說此沒用之言，如被旁人知之，羞赧難當。”牛健道：“兄弟，據你之見如何？”牛剛道：“有何難處？如今打發嘍羅，在山前山後，山左山右埋伏，倘有兵來，四邊發箭，他兵一退，即不妨了。”牛健道：“能有多少箭，倘放完了，便吃虧了。如劫了別的东西，還是小故，如今劫的征衣，楊元帥怎肯乾休？他兵精糧足，被他經年累月，征剿不休，我山中兵微糧寡，怎與爭鋒相持？”牛剛道：“哥哥，如此怎生算計？”牛健道：“我也算計不來的。”牛剛道：“罷了，我二人不若即日帶兵，到西夏投奔趙元昊，或能博得一官，即可永遠安身，未知哥哥意下如何？”牛健道：“賢弟，若要做官，還在本邦故土為美。據我之見，棄此大狼山，親到轅門叩見，送還軍衣。想楊元帥乃寬宏大度的英雄，倘不究前非，收錄麾下，軍前效力，要做小小武員又有何難，想來強如在此落草為盜，終無結局收場。況我又不思九五之尊，無非靠著嘍羅在山前打劫小民，既非善行，有日年高老邁，打劫不了，豈非全無結

果！我兄弟不如趁此機會，往投三關，倘楊元帥收錄了，這是正路行為。”
不知牛剛如何回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